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姚熙之尚書事畧

姚公啟聖字熙之一字憂菴浙江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鼾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健兒掠二女子行其父隨之哭牽持洶洶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翁與女子去亡命隸漢軍鑲紅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第一知香山縣事歲比不登前令坐負課繫獄者七人公嘆曰明

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治裝遣歸而通牒大府曰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大吏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時澳門賊霍侶成猖獗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論功當上賞督撫忌之反誣公通海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訴之可喜疏陳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削官時年五十矣居亡何吳三桂反尚之信耿精忠應之而精忠且約鄭錦同反錦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明末鄭芝龍居之順治丙戌降於　朝其子成功不從率所部據厦門金門二島己亥大舉窺江甯敗去始定臺灣爲巢穴壬寅成功死其將

施琅黃梧等來降錦遁臺灣二島平及精忠反乞師於鄭氏錦亟渡海而西精忠部將劉國軒等皆附錦遂取泉州及潮州次年取漳州精忠大懼明年三桂令之信割惠州賂錦錦復取汀州勢大振當是時

天子命康親王傑書南征公以家財募兵率長子儀赴軍前效力先命其友吳興祚說王王與語大悅命攻諸暨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敗賊於楓橋遂以公權知諸暨縣又斬賊渠朱得福招撫數千人超擢溫處道僉事精忠以重兵踞石塘阻我入閩之隘公偕諸將攻拔之奪楊梅岡乘勝取雲和縣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時精忠已爲浙督李公之芳所困且震於鄭氏汀

州之逼會大兵已奪仙霞關公爲前鋒乃遣使說之降精忠猶豫公單騎入其營說之精忠饗公公劇飲健啖指畫伉爽精忠曰此李抱眞之流也必不欺我遂降論功擢福建布政使精忠之降也諸將多畏罪歸錦錦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三桂驍將韓大任號小淮陰自吉安突圍出由贛入汀將與錦合公復單騎說之降簡其兵得死士三千養爲親卒汀州平十六年公復使大任說潮州守將劉進忠進忠亦降賊棄惠州走於是邵武興化漳泉皆復公曰二島未平未能高枕臥也十七年錦大舉入犯公以所部敗之於壁爐亡何嗣海澄公黃芳世都督伯穆黑林遇賊灣腰敗副都統胡克邀賊鎮北山又敗提督段應舉

自祖山敗奔海澄劉國軒取平和遂乘勝圍海澄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郎廷相　諭康親王求可代者王及將軍
以下合辭薦公遂總督福建且　命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
按察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會海澄以食盡陷失官兵三萬
有奇國軒取漳平長泰同安及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縣
圍泉州號稱十萬公分兵救泉密疏陳方畧
上降璽書褒勉且　諭閣臣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令平
南將軍賴塔以兵抄其懷道復漳平總兵林賢等敗賊水軍於
定海國軒乃併泉州圍併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
營而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間時漳城兵止八千公五

撤泉州兵不至諸將欲棄城走精忠悔其降大慟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平海在此役矣命閉城門韜弓臥鼓一日天大霧公吹篳篥者三壯士鍾寶張黑子等突出持長矛先登前軍接戰不利公自率精兵繼之賴塔以後軍夾擊國軒敗前軍還攻之自辰至酉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千二百有奇斬首數萬溺死者萬計國軒泅水奔海澄公復長泰同安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築塹高數丈排列艨艟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堅不可猝拔乃請復設水師提督開修來館於漳州凡言自鄭氏來者皆盛供帳金帛恣所求即亡去不問諜至不殺

且厚欵之諜反以情告戰有日或塡館舍飭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以此互猜甚且疑而相殺十八年三桂死鎬五鎮大將黃靖廖琠賴祖金福廖興各以所部降鄭奇烈林翰等繼之鄭氏勢益孤公簡降卒為水師驍增二萬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進攻二島明年正月賊將朱天貴以戈船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棄海澄入廈門復棄金廈歸臺灣閩疆既定吏兵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聖祖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授總兵世襲騎都尉先是濱海居民輸賦外又私餉成功以求免劫掠

甞尋遂定沿海之界而內遷其民越者死民多蕩析離居滿兵復奴其老稚箠楚不忍聞公任總督力與驕兵悍將相持屢奏禁兵不服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露宜先頒師疏三上 天子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涕泣啟王令軍中敢私攜良民者死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二十萬兩贖難民二萬餘人又請開海界復民業聽降卒墾荒兼收魚鹽蠡蛤利而分屯列戍以衛之 詔遣侍郎某來勘不敢主議公力任之乃報可閩人皆肖像祀焉方施琅之內附也世祖用為水師提督成功死施頗以平臺自任既而不克或疑其貳 召入京不復用公為布政使嘗疏薦之不報至是請敗

正色臨路仍以水師任施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琅又奏鄭錦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聖祖乃遣琅與公同進兵琅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獨任進師時公已出海見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公還廈門二十一年夏施公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見不合師不果出明年六月施公竟以師行會颶風與潮俱發前鋒爲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出牛心灣別將出雞籠嶼夾攻矢集施公目幾失利忽天雨颶風止公所約賊將呂韜等閉使適至六從進澎湖翼日大戰朱天貴先進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爲砲擊而上國軒撫案起哭曰天也夫何言遂自吼門遁臺灣

初鄭克塽有降意而偽行人傅霖反復為奸公以計去之又遣漳浦黃性震招國軒曾密報書未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于臣互相猜忌莫為用大兵遂自鹿耳門入八月癸亥克塽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時北風正利施由海道奏捷七日抵京師公由驛馳報後施二日

聖祖得施疏大喜策勳在平滇諸將上封施公靖海侯將以次及公公自陳無功乃　召掌中樞是年十有一月疽發背薨年六十論者謂戰功雖首施公然實公所疏薦至平日運籌設間攻賊心公之力尤獨多云公身長七尺廣顙修髯目閃閃如巖下電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才劍客皆[illegible]

死力臨陣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生平慷慨仗義揮金如泥沙尤恤文人各屬皆置學田培寒畯喪歸軍民哭送者數萬當芝龍起事時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解者謂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踞海上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平廈門之歲即病疽召鼓山異僧治之曰天生公以靖閩疆也今事尚有待疾不足憂果應手愈臺灣既定疽復發曰全閩底定公疾不可爲矣夫人何氏絕有力不第能舉臼公奇之娶焉是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每戰鬪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授知縣擢刑

部郎、出知開封府。詔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官。公所著有憂畏軒遺集。

宋牧仲尙書事畧　子玨

宋公名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也少從賈靜子侯朝宗遊立雪園六子社順治四年公年十四應詔以大臣子弟列侍衛考試優等康熙三年授黃州通判十六年補理藩院判遷員外郎出榷贛關遷郎中二十二年授通永道二十六年擢山東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明年擢江西巡撫會湖廣裁缺兵夏逢龍作亂陷二十餘城羽檄日四五至人心惶惑公行抵彭澤適江西兵調赴湖廣剿叛卒次九江以乏餉譁公檄發湖口縣庫銀千兩遣官賞給叛兵乃前進及抵南昌甫數日舊裁督標兵李美玉袁大相等煽誘三千餘人謀劫

倉庫與夏逢龍合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游擊趙永吉方畧即夜縛二渠魁鞫實斬以徇餘黨恐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列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除[illegible][illegible]興學校政以大成會甯州宜春等十二州縣旱災疏請蠲緩又言各省罪囚俱有支給口糧之例其起解囚徒應按每日五十里爲一程每名日給升米於常平倉支給又言近奉 諭旨每歲終令巡撫察盤藩庫法至善也其糧驛二道庫請於每年奏銷及離任日令藩司察盤至府庫宜責成道員察盤可永杜虧挪弊又言近來漢軍外官解任裁缺者并其家口槩催歸旗既立限期復取經過地方官結狀逐程遞至竟與罪犯無殊請寬

遴諸疏並下部議行三十一年調江蘇巡撫去之日萬姓遮道雨泣及抵任疏報江甯府屬之上元六合句容松江屬之上海鎮江屬之丹徒因山水陡發成災又疏報淮陽徐三屬二十餘州縣水災其田畝被淹者請破格全蠲額賦並請截漕米十萬石移江甯倉米三十萬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石分途散賑並得　旨俞行前後賑饑民五百萬有奇

上嘗垂問閣臣以各直省巡撫賢否大學士伊桑阿奏宋犖清廉爲天下巡撫最

上曰朕久知之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至蘇州賜　御衣冠及　御書懷抱清朗額又　賜

額曰仁惠誠民公進所刻綿津詩集

上嘗諭近臣曰居官如大學士吳琠總督張鵬翮巡撫宋犖於

可以無憂四十二年春

上再南巡　諭嘉公居官安靜和平深得大臣之體公面奏云

昔宋臣范成大蒙宋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為美談在孝宗

不過南渡偏安之主我

皇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雖不及成大然遭逢之盛

不啻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頷之時諸臣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作西陂二大字　賜公少選　命侍衛取入重書

以　賜又別　賜　御書八種回　鑾復　賜書額曰清德堂
賜聯曰官箴三命懔家學一經傳四十四年夏
上駐蹕蘇州　賜福壽二大字題云江甯巡撫宋犖年逾古稀
步履壯健故特書以　賜之又　賜額曰魚麥堂　賜聯曰兒
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又　允公請　御書世有令
儀四字額其家祠瀕行復　賜聯曰地聯江海屏藩重賦甲東
南節鉞雄公以老乞休　温詔不許是年冬　命公子庶吉士
至偕御醫馳驛往視疾　賜人蔘三斤公在江蘇三値　巡方
召對皆稱　旨温諭移時　寵賚至不可勝數嘗　諭閣臣曰
江蘇繁劇之區五方雜處相安無事皆巡撫犖坐鎮之功也先

是公請豁吳縣太湖旁坍地千七十餘畝額糧百八十石銀百八十兩有奇部議令再詳察至是復力請 特旨豁除尋疏言蘇松常鎮四郡州縣所徵錢糧有完及九分以上因接徵前任舊欠未完被議者請改降調為降留部議不可 特命九卿再議從之是年十一月內遷吏部尚書遇會議輒侃侃持正四十七年以衰老乞罷 優詔許之將行 賜御製詩有句云久任封圻事蘇臺淨點塵五十三年春入京祝
聖壽 召對數次欵語如家人父子 賜宴日
上命諸臣八十以上者至 御榻前各 親賜酒一杯時受
賜者六人公居首 詔加太子少師 賜詩有世家耆德自天

至之句九月毙於里第年八十遺疏聞得　旨宋學才品優長
勤勞夙著宣力年久敬慎自持下所司議䘏　賜祭葬如例公
在官能持大體以清節見推兩淮鹽商歲餽萬餘金公皆謝卻
尤具人倫鑒三河令彭公鵬治行爲畿輔最公官通永時力薦
諸巡撫于清端公得超擢撫吳時復面奏其賢請補江蘇布政
使卒爲名臣陳恪勤公鵬年由山陽令擢海州牧公器之凡陳
民所不便與已所欲爲者許不拘常格
上嘗面問陳鵬年居官何若公力稱其賢自公去後恪勤乃屢
爲大吏所齮矣公雖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甲而淹通典籍且練
習掌故詩文皆爲當代所推少時嘗繪蘇文忠公像貌已侍側

及登仕竟得黄州官部曹時。與龔芝麓孫北海吳梅村熊次侯
王漁洋宋荔裳計改亭陳其年尤西堂朱竹垞相唱和列十子
詩選中又嘗選江左十五子詩及三家文鈔以提唱風雅三家
者侯氏方域魏氏禧汪氏琬。十五子者。王氏式丹吳氏廷楨宮
氏鴻歷徐氏昂發錢氏名世張氏大受楊氏掄吳氏士玉顧氏
嗣立李氏必恆蔣氏廷錫繆氏沅王氏圖炳徐氏永宣郭氏元
釪也。公名亞於漁洋尚書有漁洋綿津合刻詩吳中邵長蘅與
公爲布衣交客公所最久以文史相切劘施元之蘇詩註久無
傳本。公得殘帙爲讐補刊行之其宗法可想見已著有西陂類
稿筠廊偶筆共四十六卷子至字山言有學行癸未進士由庶

吉士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授浙江提學道著有緯蕭堂詩集鈞官檢討致官四川布政使

陸清獻公事畧

陸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始遷居泖上築堂曰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公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非義不取嘗授徒嘉善有李氏欲延之公曰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庶有以謝主人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其畧曰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為治也為治而專恃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為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

禁人也難教之禁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為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為學有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徇其名天下之人既動於上之德而又胥於其教則自然相濡以仁義相尚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刓法者日益巧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

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心正而郅治可復也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

已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爲之游說公與故人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破訴匿汪所公捕治加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遣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

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半即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見有官如爺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加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

備部議送引材力不及例鐫三級調用嘉定民大號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姓訐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御殺告公疑小隙無殺理牒大府請俟獲犯定擬尋獲眞盜七獄具部議以初報不直指爲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戢宜也何辨爲士民相率詣大府爲辯卒莫省鄉民扶老携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燒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即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會徵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元起以理學純深

文行無疵薦公未及試奔父喪歸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服除牒部請改教官弗許魏總憲象樞抗章訟公冤再疏舉廉吏十人公其一也有 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於眞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鬬輕生公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鬬很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 旨免徵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

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
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越三年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
以賑公徧歷山谷親審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逾額公不[illegible]
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巡撫文清公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illegible]
議敘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淅行郎魏敏果屢薦
公於 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清端公薨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
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
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兖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
丙寅巡撫于襄勤成龍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

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畱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大畧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征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所餘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於國賦無損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

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李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遂奉 兪旨行取公念靈

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申請緩征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除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 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頗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留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入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 旨陳言一請

豁免直隸被災帶征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幷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淸廉以有淸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淸廉之目可納貲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急停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請　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淸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公再疏言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者也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及奉　命會議公持前議益堅謂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倂此而捐之

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典蕩然掃地矣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爲太刻夫以貲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不能發憤自勵其貽害於民可知況休致歸仍在薦紳之列爲榮多矣即云設立期限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督撫也時大兵餽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豪右希進者相率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議中痛斥之衆大譁部議以公拘資格致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士張貴嘗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即日執贄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既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惶惟

恐陸御史遺譎

上特宥公俾還職尋　命巡視北城公凡有獻納必齋宿竭誠

上每韙其言以爲與朕意合故雖以議捐納事府衆怨而　聖

明終鑒其誠也是年秋以試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

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

世爲巳任壬申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感末疾卒年六十有三

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

任滿

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大臣奏

公巳故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乃以直隸守道邵嗣堯代之公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命增從祀賢儒禮部尚書張公伯行請以公入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特賜謚曰清獻並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公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其學以居敬窮理為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闢陽明為禪學謂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顧涇陽高景逸之病在忘動求靜論者謂程朱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齋後惟公能得其正宗云公所著

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衞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其門人曰王前席趙裳旂席永恂侯開國

趙恭毅公事畧 弟申季 子熊詔

公諱申喬字慎旃一字松伍江南武進人父繼鼎明進士官兵部主事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康熙九年成進士需次歸貧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卜諸神不吉疾馳歸而父已得疾尋丁憂二十年授商邱知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釐覈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歲饑捐俸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踵至嘆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耶命諸生輿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二十五年行取入京授刑部主事

過事彊直會湖廣有獄失入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遷員外郎引疾歸四十年以安溪李公薦　特旨召見授浙江布政使及　陛辭　溫諭有加公受事三日首革南糧布袋之弊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四千兩悉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營兵自備口袋弊遂絕謂欲使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欵一一禁革僚屬歛手奉法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公令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訾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民也四十一年擢浙江巡撫　賜御書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

事矣勿更擾民也自藩署移撫廨襆被一肩書數簏而已尋奉
築錢塘江口隄易滷塘土以石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
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奔辟公朝服屹
立不動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
而塘成已而塘外擁沙成洲可數里自是潮不爲害又請修葺
禹陵增鄉試中額並從之九月湖南鎮筸士民叩閽言紅苗反
給事中宋駿業因劾總督郭琇巡撫金璽提督林本植衰廢
上命公往湖南會同侍郎傅繼祖等察勘遂調偏沅巡撫四十
二年秋疏請征紅苗爲先撫後勦之計
上命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湖廣督撫進勦十二月自龍椒洞

分路進勦斬馘千餘降其寨三百有奇紅苗平移辰沅道駐鎮其地尋 諭曰近征紅苗貴州提督李芳述親冒礮石力戰連斫數寨聞趙申喬亦甚强毅也先是

上南巡公朝蘇州行在 賜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

上以湖南道遠而官吏私征加耗倍他省特頒 諭旨申飭公還建亭勒 詔書檄告屬吏且言澄源端本必自巡撫始若稍有不法爾官民等即共聲其罪於是屬吏惴恐禁革一切私派定額漕米斗斛官爲收解驛傳夫馬銀於本州縣坐支又革鹽商規例酌道里遠近平鹽價請以上年兵米所餘罯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州縣列上貞節婦有逾月具

請者即按懲胥吏復請准舊例給建坊銀葺古賢祠奪還侵地見屬吏必虛容使得盡言利弊惟嫉惡如仇不少貸疏劾巴陵知縣李可昌等舉賢能吏楊宗仁伍士琪張任可王朝恩尤加意文教遴學道必以清慎相勸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四十五年疏言清浪平溪二衛僻處山隅請改征本色爲條銀以免運費又言湖廣教職選缺遠者輒數千里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均下部議行

四十六年饑發倉平糶明年

聖祖復南巡公迎謁淮浦　賞賚有加遂奉　旨赴荆州勘同知王侃等侵蝕木稅事鞫實論罪疏請裁港口渡私稅其荆關

稅務。仍歸部差管理。又請以靖州屬鷓鴣關稅。併入辰關征解。以杜侵漁。均從之。是年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加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聞親喪。復屬人為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之。會南岳廟成。內閣學士宋大業奉詔賚 御書題額往還。劾公不敬。及諸溺職狀。且為昭祚訟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大業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大業。追金入官。明年。疏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致營伍空缺。益謨亦劾公苛刻。 命尚書蕭永藻赴楚察審。 諭閣臣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天下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永藻尋以劾疏皆實回奏。

上命益謨休致而公還職十二月召授左都御史尋 諭曰趙申喬撫偏沅時甚清廉但負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為非者朕細加察訪公論乃彰清官固所當惜其言儻不可行朕亦不從惟言雖未當而並無私見且能實心任事者朕必加護惜焉公之去湖南也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各屬多建生祠祀之入都疏言河南瀕河荒稅宜豁且請 敕撫臣凡河水衝決及浚河築堤所占民田皆除其稅籍五十年典順天鄉試疏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鞫實正法又疏言直省寺廟眾多易藏奸請 勅禁增建從之五十一年典會試疏

請禁營兵頂名食糧以清虛伍又言拳 旨普免各省地丁錢糧惟遼陽衛大同府征改本色不列蠲例請援奉天臺灣例一體蠲免並 允所請行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疏請建儲固 國本尋 命赴廣東平糶因奏改電白縣解運瓊州等府兵米仍征折色免涉海洋之險及回京奏潮州知府張應詔清廉

上郎擢爲兩淮運使是歲公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商人馬維屏呈請納銀爲兩交部領大錢易小錢送局改鑄下內務府戶部會議將許之公言收換小錢有司職也商人圖利恐藉端擾民請勿許 特旨允之公在部矻矻

治文書句稽錢穀無當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於衆五十四年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受贓三十餘萬請革職究擬公以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 旨朕禮遇大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今閱趙申喬奏詞意忿激殊失大臣體著嚴飭仍令在任供職鳳詔尋伏法五十六年戶部奏銷鼓鑄錯誤公革職留任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九年夏以衰疾乞休 優詔復原職令在任調理其應賠之項從寬免追十一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賜祭葬如典禮諡恭毅公生平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論學以不欺爲本爲政嚴厲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

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免徭役一切無藝之征悉罷民困獲蘇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公於案牘皆手治在湖南時士民有寶政錄之刻書吏何祖柱復手鈔公奏疏文告彙爲二十卷又補輯其涖浙及入臺總部時各稿爲四卷附焉官戶部時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僉欲寬采以備抵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應坐絞已而采竟減死戍邊及

憲皇帝即位下　詔褒公仍遝采於邊論如律又以公與故大學士阿蘭泰等並宣力效忠追贈太子太保其應分賠屬員虧帑銀　特旨寬免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尋祀湖南浙江

商邱名宦公嘗言官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信差免糊塗而已

世宗嘗與近臣追論異時名卿較其才守互有軒輊惟於公無閒焉弟申季字行瞻丁丑進士任遷江令革除科派禁獞蠻劫掠及豪強債利舉卓異改授編修異數也督山東學政廉慎自矢評文不假手幕友以勞疾卒官長子熊詔字侯赤康熙己丑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因同官訐奏記注事落職仍留供奉戊戌以大臣子弟從軍肅州出私財濟運父憂歸未帀月以毀卒有　詔復職所著述多爲時所稱

張文端公事畧

張公鵬翮字運青四川遂甯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部試十九年出知蘇州府母憂歸服闋補兗州府有廉幹聲今兗州府志其手編也二十四年遷河東鹽運使明年遷通政司參議轉督捕理事官二十七年俄羅斯察罕擾邊我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悔罪乞恩公奉使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定界還朝

聖祖器其能擢大理少卿明年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請建定海縣城池賑餘姚上虞嵊臨海太平等縣災疏禁商船出洋

私帶軍械又因浙省旱災請將三十三年輪漕之漕糧於三十二年免征皆得　旨俞允尋召爲兵部侍郎提督江南學政三十六年遷左都御史疏陳淮陽所屬六州縣水災巡撫宋犖未聲明拯救之策應請特賑允之明年遷刑部尚書未幾授兩江總督三十八年

上南巡閱視河工畢　命扈蹕入京　賜朝服鞍馬弓矢先是公偕尚書傅喇塔察審陝西侵蝕貧民籽粒銀一案既覆奏

上諭閣臣曰傅喇塔畏人懷怨草率具覆張鵬翮亦稍模棱至是　命復偕傅尚書赴陝西詳審並鞫前陝撫布喀控前陝督吳赫侵帑及吳赫與甯夏道吳秉謙互訐等獄分別論如律明

年正月回京

上問各督撫居官狀公奏對稱 旨 諭閣臣曰張鵬翮往陝西朕留心察訪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者矣三月調河道總督疏請撤協理河務徐廷璽以專總河之任撤河工隨帶人員以免糜帑並請 敕工部毋以不應查駁事從中阻撓均從之尋疏請將攔黃壩照上流河面拆挑使一律寬深亟堵馬家港使水勢不至旁洩又言清口爲淮黃交匯處淤成平陸應於張福口門引河引清流水入運使之暢達庶可敵黃又言芒稻河兩岸過狹宜濬使暢流另建芒稻閘以禦江潮又鳳凰橋引河及雙橋灣頭二河均宜加濬疏皆下部議行功成

上易攔黃壩名曰大通口。諭閣臣曰。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卽指示。謂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諸河。今次第興修。觀其奏牘詞簡而意明。其辦事精詳可知矣。尋疏陳河工十九事。一。修工葦柴多產海濱。舊有運料河久淤。應加濬便轉運。一。淸水會黃入海關鍵。全在六壩。六壩中又以夏家橋爲最要。應俟水落時堵塞。一。高家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前河臣于成龍改六壩爲四滾水壩。地勢不遠。宜併爲三。仍鑿引河幷築順水堤以衞田廬。一。自武家墩至小黃河。舊有石堤。宜加高。一。古溝至六壩以下。俱係土堤。宜改用石。一。淸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裏河頻年黃水入運。致河身日高。宜加濬。一。高郵寶應江都西岸堤

多破水翻缺冬期加築一高郵城南石壩五改爲滚水壩四下開引河洩水一歸仁堤石工應補砌一自運口至濱海兩岸堤宜加倍高寬一王家營引河宜速挑濬一新中河堤岸單薄宜完固一王家營減水壩宜酌開十丈餘以洩黃河漫水一桃源縣南岸土堤宜加倍高厚一駱馬湖口對岸有竹絡壩節宣黃湖大漲今黃河身高水灌駱馬湖口匯入中河致屢決宜堵築以禦黃水一王家營缺口月堤單薄宜培修以作正堤一徐州自楊家樓至段家莊宜築月城以作重門之障一黃運堤岸有傾圮興修者有捐工興修者勒限完築一徐邳睢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處險工宜支歲修銀進埽防護飭河官於伏

秋二汛晝夜防守疏入　詔下部速議行又條奏區畫木石烉礈嚴定屬官考課章程九則　詔嘉其詳悉周備　命勒石河干垂永遠尋疏請於歸仁堤五堡建磯心石閘於引河兩岸築束水堤洩歸仁堤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保護田廬　諭嘉其合理又疏言武家墩至黃莊堤工除撥銀四十萬兩外尚短銀十八萬六千有奇得　旨允給且曰張鵬翮遇事精勤實能宣力朕不之信將誰信耶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濬新河淺隘不利舟行公疏請將舊中河築堤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河上段與新河下段合爲一河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於漕運大有益　優旨俞行尋疏言臣遵　聖擬

方畧先疏海口水有歸路黃水不出岸矣既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寶等處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河開張福口裴家場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壩逼清水使歸故道今清水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請加河神封號下所司知之又疏請於韓家莊時家馬頭二處開引河二使黃流直下以免衝激從之四十年春疏請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大引河一併力敵黃若黃水大發則閉裴家場口門使清水由文華寺入運河儻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俱歸射陽湖入海高郵一帶仍出城南柳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

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壩洩水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望河入海若漕艘過完黃水大發則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黃水不漲則堵塞運河頭壩令清水全入黃河此古人設天妃閘之意也疏入

上嘉其得治河秘要並 諭閣臣曰張鵬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少每日乘馬巡視堤岸不憚勞苦朕深知之四十一年六月黃水大漲桃源城西煙墩堤根甚危公加築月堤護城八月疏言煙墩對岸河灘挺出河心逼溜南行請於邵家莊開引河建草壩分水勢又顏家莊水勢逼射北岸亦宜開引河使水順流

上諭閣臣曰此奏若下部議必致遲延即照所請行尋疏陳秋

汛情形

上曰覽奏挑水壩築成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黃絕無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運河之水由涇澗芒稻河人字河分洩河工大有望矣明年春

上南巡閱河　賜御製河臣箴淮黃告成詩並　賜公父烺船神清簧志及松齡匾額二月山東饑　命漕臣桑額截漕米二萬石交公選賢能官運至濟甯兗州等處平糶及賑濟尋動用倉穀二十八萬石十月

上以公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　特加太子太保四

十四年疏請增修徐州城外石堤及山安黃河北岸堤工并建月堤均從之先是三十六年夏時家馬頭河決至三十九年夏堵築未就公疏劾山東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應削職追償詔公嚴訊嗣世祿叩閽訴公枉縱交江督阿山豫撫徐潮會鞫尋奏時家馬頭承修銀應令佟世祿償補馬家港東垻被衝張鵬翮雖經題報未將承修官追償處聲明應令鵬翮與疏防等官償補未幾世祿復叩

閽控愬

上遣戶部尚書徐潮等覆訊係誣參世祿復職鵬翮巧飾供詞失入臣禮應罷職淮安道王謙附會欺隱應罰償擬杖徒工部侍郎趙世芳議公奏銷錢糧浮冒十三萬餘兩應下法司治罪

九卿如所議奏

上曰此案依前議張鵬翮量甚窄斷不引咎河工錢糧原不限數水大則所需者多水小則所需者少謂張鵬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謂以十三萬兩入已必無之事也河工恃乎用人鵬翮所用之人多不勝任故如此耳趙世芳奏事不公本發還三月

聖祖南巡 諭之曰爾居官固好卻為王謙張弼所欺任其恣意妄行致人心不服朕非不知爾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凡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須為國為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閏月 御舟渡黃河閱九里岡嘉公修理得法 賜御製詩扇七月淮黃並漲古溝塘埂

清水滿韓家莊四溢坐防險不力　詔奪職留任公督河官盡
力堵塞於九月次第竣工四十五年疏言黃河萬里來源百川
交灌至清口與淮水合總因來源多而去路少致宣洩不及若
去路暢則不至橫決惟有遵　旨開鮑家營引河藉洩黃河及
洪澤湖異漲庶河堤及高家堰工均可保固下部議行初公同
江督阿山漕督桑額奏請開溜淮套河屢請
上親臨指示四十六年二月
聖祖閱視溜淮套見地勢甚高不能直達清河所立標竿多在
民間墳墓上　而責公曰奏請溜淮套開河非地方官希圖射
利即河員妄冀陞遷至河工效力人員無一方正者何故留之

公奏臣誤聽小人罪實難辭下部議奪職阿山革任桑額降五級調用

上諭閣臣曰聞驗視溜淮套之時張鵬翮桑額皆謂不可開阿山强謂可開其令阿山革任張鵬翮奪宮保銜桑額降五級留任四十七年疏報修秋汛平安　優詔開復處分免應追銀兩內遷刑部尚書明年調戶部又明年　命往江南讞獄五十年公以父逾八十請假省親得　旨聞卿父精力尚健不必急請歸省明年冬調吏部　命赴江南鞫賄中舉人程光奎吳泌等獄時江蘇巡撫張公伯行劾總督噶禮通同舞弊噶禮亦摭事劾伯行

上命公及總漕赫壽察審尋奏副考官趙晉實與程光奎吳泌賄通關節論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屬苛劾應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全虛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公等掩飾和解　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覆審先是伯行疏劾布政使牟欽元匿通洋匪徒張令濤

上奪欽元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欽元署中並無令濤其人五十三年冬

上命公及副憲阿錫鼐赴江南訊理尋以伯行誣參奏

上責其不能盡心令再詳審尋奏伯行誣陷良民妄生異議欽元應復職

上命伯行免罪來京事詳張清恪公傳是年丁父憂時尚書富
甯安督剿西陲。諭公暫署辦部務俟富甯安回京日奔喪五
十七年典會試明年復典會試會汶水旱涸運道梗奉 命勘
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堤障沙
水入微山湖從之又因河決武陟往查勘備陳引沁入運利害
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若引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患
且劇山東運道有沙河馬場等湖及諸山泉本可濟運祇因湖
堤殘缺民間竊種湖旁地致諸泉壅塞爲漕艘患今已築堤蓄
水疏泉運道自可通利 優旨俞行不許稍有更改六十一年
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 賜御書嘉謨偉量

額六月河決馬營口銜命勘築三年進明臣鄧鍾所著籌海
重編未幾薨年七十有七諭稱其秉性孤介持躬廉潔贈
少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命致祭日大小漢堂官齊
集賜全葬諡文端八年詔入祀賢良祠初公嘗疏請敕
下史館輯治河全書
上卽以命公成聖謨全書二十四卷子懋誠由舉人仕至通
政使

徐健庵尚書事畧

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八歲能文十三通五經爲顧公錫疇所賞康熙九年一甲三名進士以編修主壬子順天鄉試拔韓公菼於遺卷中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一變坐取副榜不及漢軍鐫級歸十四年復原官擢贊善丁內艱葬祭悉遵古禮著讀禮通考百二十卷服除以贊善充明史總裁官異數也累遷侍講學士晉詹事二十四年

御試翰詹諸臣公冠其偶　諭獎公暨侍讀韓菼編修孫岳頒侍講歸允肅編修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陞賞有差公尋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教習庶吉士會郎

中允楞額請禁用明代舊錢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
公言不可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
上是公言事遂寢二十五年　諭吏部學士徐乾學張英宜畱
辦文章之事勿開列巡撫尋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公弟元
文字立齋官總憲時疏言滿洲漢軍官宜一體守制二十有七
月其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喪作樂筵宴嫁娶
之禁及公貳禮部謂禮以教孝爲本百日釋服及舉殯演劇爲
非禮之尤滿洲京朝官頗沿舊習請嚴禁旹與立齋大恉互相
發也又請停歲貢廷試免遠涉時公被　命纂修鑑古輯覽及
古文淵鑑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公語人曰我何敢違希古人

近不愧吾弟足矣乃疏劾江西巡撫安世鼎罷之勸諳御史風聞言事遇會議會推與尚書科爾坤佛倫等多不合其會議河工屯田也公與尚書張玉書並言屯田所占民間地畝宜還舊業科爾坤佛倫不從御史陸祖修因劾科爾坤佛倫等偏袒河臣靳輔不顧公議御史郭琇亦劾靳輔興屯累民　詔罷靳輔任於是在廷多仄目公矣二十七年總裁會試即闈中授刑部尚書時立齋已鐫級去官至是仍起左都御史兄弟迭相代當世榮之公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先是

上命侍郎色楞額往鞫上荊南道祖澤深劾欽升察湖廣巡撫張汧有無穢蹟色楞額悉爲開釋又不究　劾張汧御史陳紫芝

旋劾汧貪黷　命副憲開音布往會直隸巡撫于成龍山西巡
撫馬齊復訊旣鞫實張汧祖澤深婪索事復得澤深交結大學
士余國柱爲關色楞額徇庇及汧未被劾時遣人赴京行賄狀
下法司核擬當是時國柱經御史郭琇劾其與大學士明珠尙
書佛倫等營私附和罪已罷歸法司請檄追質問幷詰汧行賄
何人汧以不能悉數對旣而誣指公旋復吐實
上命免國柱質問且　諭就已鞫實者定擬勿株連於是汧澤
深及色楞額並論罪如律公得白尋　上疏乞放歸
上不聽公去以疏辭懇切許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
內廷初甲子秋公季子樹屛與立齋長子樹聲同舉順天鄉試

上以是科所取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廣江西福建無與者下
九卿磨勘忌者遂坐樹屏等文體不正議當斥且送法司質訊
上不聽僅落二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至是考選科道公子
樹穀炯俱在選中立齋在閣循故事乞廻避
上不允特用樹穀為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
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鐫級三禮盆恚復訐公贓罪
上仍嚴飭之公再疏乞骸骨
上允所請　命以書局自隨　諭曰一統志記載須詳核宋元
通鑑原書牴牾舛錯卿學博才優其殫心參訂纂輯進覽所奏
俱依議行時巳仲冬

上命且過冬行無觸寒爲也二十九年春抵家命樹穀齎疏謝

上命張尚書英傳　旨問樹穀而父安否且傳齋奏蒙僮至午

門問途中起居狀

上蓋悉公不置也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

罪入子姪名幾盡

上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令之事濰令朱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以抑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并劾公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閑時二年矣令忽承會遺公

子樹敏金而卻之遲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
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
非朝廷保全體恤之意諸齮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時
書局撤復奉　命續進所定草公避居嘉善已又棲息郡西華
山之鳳村
上久益思公有　旨召用而公不及聞　新命矣以康熙三十
三年四月薨遺疏入復原官年六十有四公自爲翰林以文學
受知在南書房凡有叩問應如響既轉禮部
上特命凡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掌都察院時行幄適有表
啟不稱　旨乃屬爲之公途次伏地草奏

上善之問誰爲是者衆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

上嘗出　御製文集四十卷　命公編校儒臣尤以爲榮嘗得

嘔唬疾。

上曰此疾惟虎胃可療加不痊朕何惜一虎在經筵　御賜博

學明辨四大字及歸。　御書光燄萬丈字以寵其行。公他所建

白甚衆議論棘棘不阿不喜爲調停之說在禮部時山西巡撫

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者

上詰責則諉之陳公廷敬公獨抗言無是語衆皆愕怡公出曰

我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公負海內重望一時耆

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邸舍客滿僦別院居之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及黃徵士虞稷吳孝廉兆騫死皆公所殯葬公愛才若渴絕不爲私然交遊太廣其家人門下客不無緣之爲奸利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脣舌其閒蜚語傳播致屢入彈章賴

天子明聖得保全公歸時送公者雖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讀書過目不忘能五官並用嘗與姜編修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挾以上橫閱之巳又橫閱其中下段遂能盡舉其詞編修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所藏書極富

聖祖詔求遺書公疏進十有二部 温旨褒覽今傳是樓書目

猶行世公嘗言甯人負我毋我負人又曰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故不特文學爲時山斗而風節尤至老不衰云

徐文定公事畧

徐元夢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畧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公年十九成康熙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時明珠索額圖枋政以權利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者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湯文正魏敏果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文懿李文貞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已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已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徠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文貞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格勒公賢

聖祖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　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列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已奏改戶部主事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衆中二十二年由主事遷中允尋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會天久不雨

上命德公筮卦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德遂以明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
聖祖親政方沖齡索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
結左右親近爲腹心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愼自守不求親
媚而已終莫敢齟齬也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果敏公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
權引用僉壬以剝烝黎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
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上聞謂公父爲兩江總督
麻勒吉僚屬贖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
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議大學士勒德洪公尚書
達哈塔公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

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嫉也。由是眾口喧稱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覲為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互相標榜。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尚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校勘。眾相覷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為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

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鐫五級畱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
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敎諸　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辯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創翼日復　召詣　皇子
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　御前侍衛卽號泣求轉
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
金望

聖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能勝甲兵效命衆皆掩耳去之有闗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時二十六年四月也冬杪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呼納劾奏德公私抹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孝昭文皇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即以三木訊公旁逮也搒掠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知必死適侍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一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議董漢臣事得咎矣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删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侍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斬立決公監候秋後絞 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貧公素不善騎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返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踣兼旬不能起甚自郭公琇劾奏後珠雖落職家居而

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毋承進覲色以求饜其忿好又善事貴勢與相應加影響也珠既老其黨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三十二年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尋授內務府員外郎四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越四年再奪職五十一年起內閣侍讀學士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二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歸原旗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撫 賜御製詩文集及鞍馬以行明年疏陳杭紹台金衢嚴處七郡災請截漕米三十萬石平糶并緩征以紓民力允之五十六年入爲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廷推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　命會
上以科場中積弊未除凡主考及同考官聲名之劣者　諭令
糾劾示警乃劾罷編修儲在文徐用錫張起麟沈宗敬及任滿
學政王雲錦林之睿萬經車鼎晉鄭晃等五十七年晉工部尚
書仍兼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　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
恩遇幾與比並六十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上曰徐元夢乃同學舊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進士止此一人
矣　御製詩一章弁序稱爲同學老友副以食品遣使於夜分
呼正陽門入即家賜之時太夫人尚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甯宮　恩禮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公每言
及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世宗即位以舊學故特重公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雍
正元年五月署理內閣大學士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總裁十
月調戶部尚書仍辦大學士事　賜御製詩四年坐繙譯訛誤
落職在內閣學士裏行行走八年坐撫浙時失察呂畱良私書
應革任　命同繙譯中書行走十三年充繙譯鄉試副考官是
年八月
高宗御極　命南書房行走尋授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
實錄館總裁仍　命入上書房授書　皇子明年八月以老病

乞休 優詔許解侍郎任加尚書銜照現任食俸仍在史館
內廷行走乾隆四年加太子少保六年秋遘疾 遣太醫診視
賜德藥十一月疾革
上命皇長子往視及薨
上痛悼 命和親王及 皇長子往奠 賜銀二千兩治喪
特諭稱公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
三朝小心謹慎數十年如一日可謂完人 贈太傅入祀京師
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謚文定壽八十有七公撫浙時請約
若寒絫劉倬葺敷文書院書院故號萬松以公請
上賜榜易今名買田聚書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

文之盛自此始公如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氣不爲戚怵中年後精研理學言貌温温若惟恐傷人皆而中持黑白卒無所依違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驚達老而篤學與方望溪侍郎共事蒙養齋暇即就望溪考問經義時江浦劉无垢泰州陳狄園常在側交口責望溪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抗顔如師誨之如弟子可乎望溪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轅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業望溪者講至秦誓作而曰所謂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想見矣孫舒赫德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格文清公事畧

公諱格爾古德字宜亭姓鈕祜祿氏滿洲廂藍旗人初由筆帖式爲副理事官康熙三年隨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流賊凱還遷宏文院侍讀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征逆藩吳三桂自江西進湖南十七年偽將軍林興珠率衆降安親王軍前公自長沙馳報並奏聞與珠所陳因粮策請分岳州水師爲二一泊君山以斷常德之道一泊香爐峽褊山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則賊不戰自潰

聖祖密諭駐軍岳州之貝勒大臣俾核議施行十九年隨安親王還京擢詹事尋育 詔議敘勤勞華職諸講官加公一級二

十年遷內閣學士明年授直隸巡撫　諭因旗下莊頭與民雜處倚勢每爲民害爾其嚴察懲拗毋姑息金世德于成龍爲巡撫廉潔有聲爾繼其後得名甚難然苟急於求名反致僨事其愼旃二十二年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游手好閒規避差徭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牟利則詭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甚或招搖鄉里魚肉小民地方吏不敢問應責令本主止留務農人戶於屯莊餘俱收回服役嚴定縱徇處分得　旨下所司飭禁並　特諭戶部凡鬻身之人或曾經犯罪冀投旗倖免者與知情之本主俱從重治罪二十三年疏言順天永平保定河

間等府平田圈作旗產者向以別州縣之地撥換仍聽彼處民人佃種令業戶收租供賦遇佃租不償則須賦無出其佃地所屬州縣因與錢糧考成無涉不爲催租致受撥之地多有積逋官民俱累請自後令佃地所屬州縣代爲征解仍按未完分數與奏銷一例處分疏下部議行先是保定連歲歉收米粟騰貴公請截留山東漕米撥給駐防兵格於議公復疏言駐防兵米不下萬石若就近採買民間益甚值昂或遠購隣境運費不貲仍請截留便　特旨允行時大學士明珠佐領下人戶指圈民間塚地墾種有訴於戶部者牒巡撫察勘宛平知縣王養濂以無礙塚塋飾辯公劾養濂引圖塚地厲民得　旨下部議處並

諭曰民間田地久經降旨永停圈占止以部存地畝分撥新戶口何得借端擾民嗣後有似此者必重治其罪六月疏薦廉能吏井陘道李基和靈壽令陸隴其盧龍令衛立鼎均得 旨下部陞敘尋以疾請解任 溫旨慰留遣太醫診治會 詔九卿等公舉清廉官首以公列奏

上曰格爾古德居官素優近聞患病羸弱深軫朕懷七月薨於位年四十有四 遣內大臣侍衛於櫬至日往奠茶酒部臣以公曾降一級任巡撫未滿三年應減半予祭葬銀

上曰格爾古德廉潔自持勤勞素著其復所降級從優再議尋

賜祭葬加典禮謚文清公清介絕塵衣布素日食惟菜韭卻歲

億萬計纖毫不以自污直隸旗民錯處遇事多爲權要所持康
熙初畿輔圈地議起督撫朱昌祚王登聯等均以守正被冤殺
自是人以爲戒無敢訟言其非者至奸民竄入旗下尋仇傾陷
尤狡桀公執法嚴懲不少貸時有鐵面之稱識陸清獻於縣令
中待之以國士
上嘗諭責漕運總督碩幹居官無善狀碩幹奏曰臣爲衆所忌
故聲譽無從致
上曰格爾古德爲巡撫歿後人猶思慕稱頌之居官苟善豈有
不致聲譽者乎其爲
上所推重如此二十六年祀直隸名宦祠